

典狱官的女儿 La fille du gouvernator

鸢尾花丛书

10

的
女儿
长官

“这是我可爱的朋友。”

克雷克安静静地看所有人说道……

她选中了这只雌蛤蜊。

希望从它那里得到爱和友谊。要求人们把它放在她的膝盖上。

这个满腹口水的大胖蛤蜊随时可能冲着她来。

她害怕它咬她。怕对她失去了猫、狗、马、鸡之后的心事。

她在船内大声嚷嚷着她疯狂的新奇。

“主啊，请给我一只雌的作为朋友吧……”

[法] 葆拉·康斯坦 / 著 李 华 / 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在魔鬼世界里度过的童年，
有着数不清的奇遇和无尽的忧伤。

Paule Constant

《典狱长官的女儿》

一部黑色的法国版《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葆拉·康斯坦

出生于1944年，任教于艾克斯-普罗旺斯大学。她已经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葆拉喜欢旅行，她经常被世界各地的大学邀请去主持各种关于文学创作和女性写作的讲座。另外，葆拉在艾克斯-普罗旺斯创建了“吉奥诺法国南方作家中心”。同时她还担任了费米娜奖、吉奥诺奖等五项文学奖的评委。



鸢尾花
丛书

10

市长官
的女儿

La fille
du gouvernator

[法]葆拉·康斯坦/著 李 华/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典狱长官的女儿 / (法) 康斯坦 著; 李华 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3

(鸢尾花丛书 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5-5452-9

I . 典… II . ①康…②李… III .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0866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xdwh.com.cn

实名: 兄弟文化

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under the title *La fille du Gouvernator*

© Editions Gallimard, 1994

图字: 18-2007-066 号

典狱长官的女儿

鸢尾花丛书 10

著者: 葆拉·康斯坦 (Paule Constant)

出版人: 黄楚芳 李永平

译者: 李 华

市场总监: 张 辉

责任编辑: 刘 芳 李一枝

装帧设计: 谢 颖

出品: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editor@xdwh.com.cn

出版: 湖南教育出版社

邮编: 410007

社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6.75

字数: 73 千字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定价: 15.00 元

ISBN 978-7-5355-5452-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鸢尾花，多为蓝紫色、白色、黄色，五月开花，因花瓣形如鸢鸟尾巴而称之，其属名 Iris 为希腊语“彩虹”之意，喻指花色丰富。Iris 在希腊神话中是彩虹女神，她是众神与凡间的使者。鸢尾花作为法国的国花，也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



鸢尾花丛书

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

- | | |
|---------------|--------------------|
| 01 《无法抚慰》 | Anne Godard |
| 02 《一个不重要的秘密》 | Agnès Desarthe |
| 03 《沉默女王》 | Marie Nimier |
| 04 《我妻子的五张照片》 | Agnès Desarthe |
| 05 《昆虫》 | Claire Castillon |
| 06 《永无长久》 | Laurence Tardieu |
| 07 《橙子嘴唇的姑娘》 | France Huser |
| 08 《婚礼蛋糕》 | Blandine le Callet |
| 09 《克里斯蒂娜的囚徒》 | Max Monnehay |
| 10 《典狱长官的女儿》 | Paule Constant |

她们来了

她们来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大批年轻的法国女作家涌现出来，她们是法国当代文坛的“新一代”：安娜·戈达尔、阿涅斯·德萨特、葆拉·康斯坦、玛丽·尼米耶、弗朗丝·雨泽、克莱尔·卡斯蒂蓉等等，她们的作品迅速征服了年轻一代的读者，频频摘取法国各大文学奖项，连传统高傲的学院派评论家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宣布她们找到了法国当代女性的“新声音”。

法国女人，从十九世纪末的乔治·桑到二十世纪的西蒙·德·波伏娃，就始终站立在世界新女性之前列，从生活方式到哲学思想，用她们的行动亦用她们智慧、深刻、隽永的语言。

曾经带着文字，她们来过：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萨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安妮·埃尔诺等等，她们的作品激起过我们的共鸣，引发过我们的思索，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甚至写作方式。

然而，由于受到翻译及各种其他困难的阻碍，我们

能读到的法国当代女性作家较之于其大群体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现的身影大多是孤单的、寂静的和短暂的。很多读者对法国女作家的最新印象仍停留在杜拉斯那里。

杜拉斯逝去已经十余年了。现在,法国女性作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熟起来。该是我们认识新面孔的时候了!这套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装有两个镜头:一个深长焦,一下子推进到给每一位一次特写,让我们把她们读透;一个大广角,给个性迥异千姿百态的她们一个集体照,让我们把她们看全。

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一代的继承和反思中,“新一代”们继续秉持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纤细,关怀着社会最脆弱的地方,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为所有的“人”的灵魂呐喊。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思考着存在的定义,过去与现实的联系,不同人之间的关系(母女、夫妻、朋友等),表达中的困惑,理解与被理解;剖析着爱情和欲望,回忆和梦境,孤独和不安,欢愉和痛苦。

读文学作品既是在读生活,又是在读思想;既能观人,又可以自省。入选这个系列的数十位法国女性作家,她们生活在与我们平行的时代,她们的处境,承受的压力,遇到的困惑,与我们多少相似。愿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对照的镜子,一扇对话的窗口。

当你还不怎么熟悉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向你迎面走来。

“船只总是偏离航向而去。”

——《问题的实质》

格拉阿姆·格林

献给代代

1.

卡宴^①苦役犯监狱典狱长官的女儿已经拥有了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可能有的那么多记忆，因此她作为典狱长女儿的最初记忆便准确地定格在那块转船跳板上头，它在夜间连接起横渡大西洋的客轮和卡宴苦役犯监狱的平底船。亚马逊河倾泻的泥浆使得大客轮无法靠岸，只能将几名乘客卸到一艘底部平坦的小船上去，小船吃力地在深水中航行，迎击巨浪。

从前，有一些画面就像那些随风聚散的云朵般流动，人们以为能认出它们的形状，却在一眨

001

^① 圭亚那重要的港口城市。在 1854 年到 1938 年间为法国流放处刑地。编者注。

眼间再也找不回来。从前，有一些人们以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故事的不完整的片段，而别人却让你们相信了故事从不曾存在过。从前，在她脑子里只有一些沉睡的梦，它们呻吟着延伸开来，她拉也拉不住，一些酸楚的甜蜜在她嘴里弥漫，随着她的唾沫被吐了出来，还有一些淹埋着的悲伤，她一闭上眼睛就能将它们碾碎。

但是就在克雷蒂安娜把脚踩到用编织的绳索和木板条做成的梯子上时，在她紧紧抓住那条又粗又硬，用来作扶手的磨光的绳子上头时——按照人们嘱咐她的那样，那不可逆转的记忆程序便开始启动。她开始紧锣密鼓地将一切铭记在心中，而不留一点空间给其他任何事情，甚至顾不上身体的发育，人们发现她的生长发育都变得不正常，贫血而且矮小，以至于当她离开苦役犯监狱时，她比刚到的时候还要瘦弱，甚至个头都更矮了。记忆力的畸形发展之下，人们发现她的智力也和身体一样停止了发育；至于情感，已经完全停留在原始的状态，仅仅能表达一颗尽管活跃却很干涩的心灵。

记忆如同一株食肉植物般飞速地繁殖，吞噬了她的头脑，带给她那些患脑积水的儿童们感受

到的剧烈疼痛。她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仿佛潮水漫过她的脑海，摧毁她的智力，淹没她的感官。恐惧在其中标示出一些奇形怪状的细节，极端的色彩和不协和的声音，既无头绪也无缘由。

记忆变得疯狂。它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遥远，如同亚马逊河一般，驱走所有的河流中的水、一切土地上的淤泥和云朵中的雨滴。它奔涌的激流中，卷走那些连根拔起的大树、鲜活的牛和盲目的鱼、破碎的船只、住在漂移小岛上沉睡的渔夫。就像亚马逊河一样，记忆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它陷在自己的浪涛中，它的形成只是为了成为它自己，为了填补所有的空间，占据永恒，夜鹰的呜咽、断蹄公牛的哞哞叫声或棕色猴子的笑声都扰乱不了的永恒。

爬到绳梯中间时，克雷蒂安娜犹豫了。大客轮在大海中掏出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空洞来，把一切往里头吸。要想顺利过去，本应该倒退着下来，不去看它。但带头的是卡宴苦役犯监狱的典狱长，他面朝大海从绳梯上下来，这样就能几个大跨步跳上平底船。现在他抬头看着她，她也就别无选择了。水手们迎接典狱长下船的口哨声震天，人们加速朝着那艘在大海中不堪重负的小船

驶去，他们本应更小心些的。她真想奔跑着逃开这盖过海浪沉闷撞击和小船噼啪作响声的凄厉噪声。在油灯的淡红色光线中，几百只胳膊伸出了他们毫无血色的手，苍白的掌心朝着她，就像一些火焰在召唤她。

克雷蒂安娜硬着头皮前行。她攀牢了绳索，从一块板子踏到另一块板子上，全神贯注，高度紧张地避开那些空洞。梯子的裂缝比木板条还要宽，人们从缝隙里能看见与水面上那群躁动不安的鲨鱼，它们一路尾随大客轮而来，比热腾腾的大海追逐得更紧，探照灯照射下，它们在透明的浪花中翻转身躯，露出白花花的肚皮来。

她看到妈妈的鞋子就在自己的正上方，跨越空隙，移动稳健。这是双白色的大鞋子，就像护士们常穿的那种，厚实但很舒适，可以快速无声地在医院的方砖地上行动。小女孩的记忆功能正是在对这双鞋的赞赏中才刚刚开启，因此这记忆也显得更为精确，如果不是因为她对这双鞋有着绝对清晰的记忆，那么典狱长妻子穿着一双护士鞋踏上监狱似乎是很古怪的，除非是为了完成危险的转船她才特意穿上它们，把它们当作登山鞋。但她还穿着制服，戴着头巾和蓝色的披风，在长长

的白围裙前系了个交叉结，因此她这一身几近修女的装扮昭示出她是绝不会轻易踏进另一个世界的。

最后人们把她们接住，抱起来，然后将她们放下，撤走绳梯，解开了缆绳。小平底船起先还很难摆脱开大客轮，水流把它卷进船体下方。在经历了好几分钟的剧烈而混乱的搏斗之后，发动机开始超速运行，船篙拉得紧紧的，船桨以最强劲有力的方式操作划动，小船终于脱离了大船的肚子。

漆黑的夜色中，大客轮如同一座光芒四射的高塔，始终矗立在大海中，阻碍了人们看到其他东西，甚至都看不到身着白色镶金饰带礼服的典狱长和官方人士，迅速到来的黎明的第一道微光紧紧附着在这华服上，人们逐渐朝海岸靠近，本来满是泥浆的水面这时都已经变得黏稠，水面上的小船在黎明微光中变得如虚似幻，仿佛满载着光线从一颗不为人知的星球而来。

2.

大船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等舱的乘客百无聊赖。在船尾的投掷游戏与船头的小高尔夫游戏之间，一位妇女在遛一条白狗，这是条母卷毛狗，叫它布丽吉特的时候就会回答，它不喜欢孩子。这倒挺巧的，因为一等舱的甲板上除了卡宴典狱长官的女儿之外，就没有其他孩子了。孩子们都聚集在二等舱内，和他们那些年纪更轻，级别更低，享有特权较少或是前途并不那么美好的父母们在一起。

疲惫不堪的布丽吉特任由自己被长长的红色拴狗绳拖着走，在它身后留下了一道窄窄的黄色尿渍，苍蝇就在那里头尽情洗澡，发出西班牙语

的辱骂声。船长那桌坐着一位再次赴任蒙得维的亚的武官德·V上校，从第一顿晚饭开始，他就站起身来解开裤子纽扣，向女士们展示绣在他短裤上的武器。

卡宴苦役犯监狱的典狱长看到布丽吉特舔着她女主人盘子里的食物，还有在场那位德·V上校的粗俗，大为不快，便要求他的勤务兵将食物送去他的房间中用餐。他的退出让贵宾桌上的这些人们松了口气，他们终于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这人是谁？他从哪里来？做什么的？他们互相询问着，怀疑他是敌党的特务、社会党人或犹太人，那他应该是反军国主义的。这个家庭里的一切都有问题：父亲、母亲、女儿、身份、年龄、职务……船长神色骇人地向他们揭开了谜底，这是一位战争英雄，他的外号众所周知，声名显赫。一把刺刀劈过他的脸庞，给他留下了一道贯穿脸部的深深的疤痕，于是有了这错位的形象，这些再也无法协调的线条。

“伊普尔屠夫！”德·V上校惊呼起来。

气氛便松快下来。带着小狗的夫人声称坐在一张扭曲的面孔旁边吃饭是件很为难的事情。就算知道他们获得胜利，赢得了战争又有什么意

义，他们让人倒胃口。于是她把布丽吉特放在了典狱长的座位上。

克雷蒂安娜明白了这趟旅行并不会像开始时那样乏味，而且解放运动的闹剧也已经引发了第一次轰动，但她始终若无其事地跟在布丽吉特后面，追随它油腻腻的踪迹，随着颜色越来越深，她估计这印迹最后一定会干涸掉。她还逡巡在德·V上校左右，很是期待他真的把裤子拉下来。典狱长最喜爱的谈话对象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万能翻译，他便问妻子他们的女儿为何坚持要目瞪口呆地看一位上校的小丑表演和一条卷毛狗干蠢事。

客轮第一次停靠，也就是到达第一片棕榈树林子时，天空一片蔚蓝，太阳也最终定位在轮船正上方，尽管要在这里等候着，典狱长却拒绝下船，借口说自己并不是来散步的。他的妻子也回到船舱里找他，右手举着扇子，左手拿着她的念珠，一会儿祈祷一会儿摇扇。祈祷让她一阵阵发热。克雷蒂安娜只是满足于从甲板上观看二等和三等舱里的乘客四散出来，他们在跳板下端讨价还价购买香蕉，那些下流的名称让他们兴高采烈，她还看到一些小篮小筐和小饰物，但从她所在的位置，只能猜测一下是些什么。